

人物周刊

记录我们的命运

On and Off the Stage

台前幕后

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

张 英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013064900

K820.7
90

On and Off the Stage

台前幕后

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

张英



北航

C1673197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 武汉

K820.7
9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前幕后: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/张英 编. —武汉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-7-5609-9032-3

I. ①台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人物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 IV. ①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4105 号

台前幕后: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

张英 编

策划编辑:胡佩榕

责任编辑:李 敏

封面设计:金 刚

责任校对:曹 霞

责任监印:张贵君

出版发行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:430074 电话:(027)81321915

录 排: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

印 刷:湖北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18

字 数:282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5.80 元
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科技带来的网络革命，对中国新闻的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意义。以往管理规则下的新闻发布变成了公民利用网络平台的自由传播，其间固然混杂着虚假、失实、偏激的成分，但它毕竟冲开了拦截的政策堤坝，使得被遮蔽的新闻拱出冰山一角，成为新闻的引爆点。伴随着职业新闻人的跟进挖掘，事件得以广泛深入地披露，从而逼近真相还原真实。中国新闻传播也就在技术革命的催生下，开始了真正的职业历程。

然而，信息爆炸的时代也引发了无效信息的泛滥，新闻碎片化、速朽化，一波风浪乍起，又一波更具热点的新闻汹涌而至，大有“各领风骚一两天”的态势。读者被热点诱惑，记者也疲于奔命地抛出猛料，我们已无暇静下心来，去参透新闻背后潜藏的意义和价值。新闻难道真的变成了文化快餐而无营养价值？

当然不。我们常说，新闻是历史的第一页草稿，记者的责任就是记录，它不仅要在现实的“河流”中揭示那些潜在的暗角，让人类的航程向着正确的目标安然前行。同时，它将现实的驳杂和繁复记录下来，留待后人追问和汲取，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人情，明晰我们从何而来，又要走向哪里。而对一本以“记录我们的命运”为宗旨的人物周刊，我们期待着记者笔下所记录的人物，不仅呈现出人性丰赡沉实的一面，更有时代的浩荡风云流变其中。

因为，我们要做一本有思想、有态度和有价值的杂志。我们不仅想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我们还想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也就是你为什么做。我们要解决“Why”（为什么）的问题。

本书所选文章正是这种标准的体现，你从中可以看到，这些年、在哪里、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为什么；是哪些人在与命运抗争，是哪些人彰显了人性的厚

重，是哪些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又是哪些人引领了我们前行的方向；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无畏前行，是什么样的信仰令他们坚不可摧，是什么样的良善激发我们的希望。你还可以看到，一群卓越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思想、智慧以及母语的优美。

徐 列

目 录

Chapter 01

吴思

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/4

于建嵘

寻根与布道 /14

许小年

“刀锋”许小年 /28

汪道涵

智者汪道涵 /50

Chapter 02

闫丘露薇

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/58

柴静

看见·柴静·十年 /66

汪涵

最摩登的古代人 /84

蔡康永

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/94

Chapter 03

林青霞

大青衣林青霞 /100

黄秋生

最毒的不是我的嘴，是我的思想 /112

范冰冰

范冰冰是怎样炼成的？ /118

曲婉婷

我不是包装出来的歌手 /130

Chapter 04

杨受成

香港制造 /136

薛蛮子

浮生若梦 /152

冯仑

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/168

蒋友柏

我是蒋氏第一代 /182

Chapter 05

龙应台

你所不知道的龙应台 /196

白先勇

姹紫嫣红看遍，奈何无常 /206

梁羽生

武宗侠隐梁羽生 /220

贾平凹

贾平凹密码 /226

Chapter 06

曹禺

“文革”中的曹禺 /242

李泽厚

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/252

星云大师

人间星云台湾奇迹 /264

季羨林

“大师”的背后 /272

目 录

Chapter 01

吴思

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/4

于建嵘

寻根与布道 /14

许小年

“刀锋”许小年 /28

汪道涵

智者汪道涵 /50

Chapter 02

闫丘露薇

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/58

柴静

看见·柴静·十年 /66

汪涵

最摩登的古代人 /84

蔡康永

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/94

Chapter 03

林青霞

大青衣林青霞 /100

黄秋生

最毒的不是我的嘴，是我的思想 /112

范冰冰

范冰冰是怎样炼成的？ /118

曲婉婷

我不是包装出来的歌手 /130

Chapter 04

杨受成

香港制造 /136

薛蛮子

浮生若梦 /152

冯仑

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/168

蒋友柏

我是蒋氏第一代 /182

Chapter 05

龙应台

你所不知道的龙应台 /196

白先勇

姹紫嫣红看遍，奈何无常 /206

梁羽生

武宗侠隐梁羽生 /220

贾平凹

贾平凹密码 /226

Chapter 06

曹禺

“文革”中的曹禺 /242

李泽厚

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/252

星云大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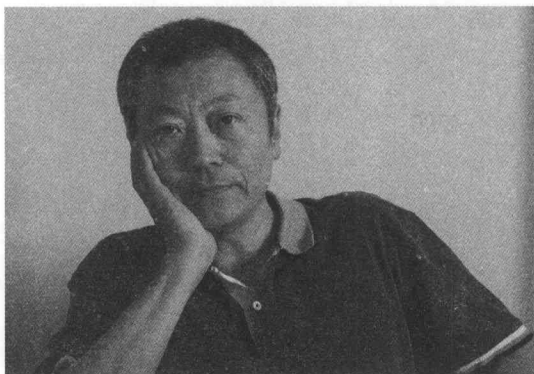
人间星云台湾奇迹 /264

季羨林

“大师”的背后 /272

吴思

我比黄仁宇看得透



等这些看清楚了，你再看历史，你会发现，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，目无完牛，全是关节，一刀下去，哗啦就开。

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编辑部，简单的午饭后，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算“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”。一般地，老板开价3万到5万，政府发文件提高补偿力度，定为20万，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：应该是66.27万，是官价的3倍，是老板开价的20倍。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正确估价，吴思从20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。他在这组数据旁边画了一条“命-财曲线”，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，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，他称之为“弯腰下跪”。“弯腰下跪”共分三段，其中一段，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——血酬定律。

从血酬定律、元规则，到更早的潜规则，过去几年，吴思借用、“杜撰”了一系列民间词汇，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、人间对局。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解读方式，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喟叹，因对笔下世界深情、专注而来的自信，画完“弯腰下跪”后，吴思说：“我比黄仁宇看得透。”

怀 疑

1966年，九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。一天，他带着弟弟，在母亲教书的校

园里玩，忽然听见锣鼓喧天，便跑去看热闹。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，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，罪名大概是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或是“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。对吴思来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从那一天开始的。“文革”初期长时间停课，被父母锁在家里，一边管弟弟，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，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。阅读嗜好就是那时候养成的。

1968年，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，两年后，回北京，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。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部队大院，很受所谓“大院文化”的熏陶。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宿舍，即后来的国防科委宿舍，看到的尽是将军、大校和国际专家，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，先是将军楼、专家楼、大校楼，后是校官楼、尉官楼，一般职工住平房，等级鲜明。

1976年3月，吴思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。半年后他当上生产队指导员、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，整天忙得焦头烂额，狼狈不堪，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。两年后，当二十一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，他意识到教条的支离破碎，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，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，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。

吴思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，下乡插队后两个月。生产队麦田正浇灌浆水，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。谁浇谁不浇、早浇或晚浇，和收成关系甚大。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，他的指示是，集体的麦子不浇完，不向自留地供水。

头几天，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，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。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，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。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，吴思发动舆论攻势，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，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，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《危险的口子》的评论，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。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，夜里总有社员扒口子，偷偷截水浇自留地。

一天下午，吴思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。吴思上去制止，先说好话，不管用，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：

“你们知青有饭吃，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！你干脆一铁锹劈死我得了！”说着还伸过头来。吴思看说空话没用，便自己动手堵水渠，你堵一锹，我扒一锹，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，吴思脚下一滑，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，当时膝盖就肿了起来。正牌贫农怕事，立刻住手，仓皇退走。

队委会开会专门讨论用水问题，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。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，只说毛主席提出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，再说，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，地分给人家了，就不能不让人家种，不能不让人家浇水。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，夜里社员浇自留地，谁先谁后，抓阄决定。队委会七个成员，六个同意他的意见。

另一次受挫是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。下乡插队之前，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，按《伟大的创举》中的教导，多次组织过“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”。到农村后，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，又把“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”搬到了农村。第一次成功尝试后，他作《流汗歌》一首，登在黑板报上，诗写得有些矫情。在胜利的鼓舞下，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：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，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、三天，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，在他们生产队，继而在他们村，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。吴思后来说，我的计划比大寨还“左”。三四次后，主动参加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。这一次，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了点愤恨。

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，吴思有个惊奇的发现：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。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、最关心集体、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，抬高了他们的期望值，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。而现在，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、自利的假设，期望值已经降低，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认同。此时的他心态平和，把追求个人温饱、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，发现具有更高的自我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则会倍感珍惜。

重建

下乡插队之前，1974年，吴思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。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，有人多干了，就有热心的师傅劝说要注意群众影响：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，连累大家，群众会对你有意见。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，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，师傅就过来制止，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。他大惑不解：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？

上山下乡两年，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。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，接触农村实际后，遭遇重创，他无法分析原因，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。“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，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。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，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的解释。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，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，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，直到现在，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，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。很大程度上，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，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。”

对吴思而言，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，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怒和迷惘。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，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，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，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。这时，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：“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！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！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！”

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，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，在艰难困苦的两年插队生活中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，“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处，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。”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，也影响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。跳出“教条”后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，社会因此正常运行。确实有精神上的自觉，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。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

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。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，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。实际上，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“五阶级论”描述出来的那些“中国通史”。

他找了很久，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，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，只好自己杜撰，最重要的，是有了杜撰的勇气。“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，从‘红卫兵’到‘插队落户’，从‘人民公社’到‘生产队指导员’，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，几乎全部消失了。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，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。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，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。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看，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，但如果对历史的看法，对历史的判断，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。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，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，甚至更多，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。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，说不定还比他们强。”

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，他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，他自嘲说，“变得越来越像‘老鼠’了”，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——“贼眼贼亮”。正是这一眼光，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、元规则和血酬定律。吴思确信，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，最具人文关怀的事，便是解释清楚现象，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，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。

杜 撰

1977年恢复高考。消息流传的时候，他正在大寨参观，和同样是积极分子的同伴商定：扎根农村，不做逃兵。1978年秋，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。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，人家跟他说，你的分数特高，赶快去看看。他不动声色，回到宿舍，取出镰刀去看秋。所谓看秋，就是秋收季节，总有人偷东西，大队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。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个，是村里的最高纪录。他